

聊斋闲品

朝花夕拾

一帘之隔

宋宗桃

帘，家家皆有。有它，富裕奢侈不到哪里去，没有它，则少了些许方便，些许情趣。

帘是实用的。如布帘、棉帘、竹帘。布帘的优点是轻便，棉帘一般在冬天花挂，竹帘则既透光，也能防止蚊虫。

帘是从属的。有门窗而后有帘。帘其实就是门窗的附属。其功能就是为门窗拾遗补缺，尽量补充、完善门窗的功能。比如说，当门窗打开的时候，就有点太过直露，外面的人望进来，一览无余，如果这时候有帘垂下来，就隔断了外面猎奇的眼光，保护了主人的隐私。特别是珠帘或者竹帘，还能起到隔人不隔己的功能。即外面看不到里面，里面却可以尽情地欣赏外面的风景。

帘是浪漫的。门窗方方正正，是不是有点生硬？而帘则给人绵软的感觉。如果说门窗是房屋的硬实力的话，那么帘就是软实力。突破温饱线以后，人们更看重帘的装饰、辅助功能。小屋小斋只要挂上了帘，马上就会令人感到有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和温馨情调，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文化品位。

帘是撩人的。乍一看过去，帘就呆在那里，像卫士一样，把内外世界隔离、遮蔽了，可它又是可掀、可卷、可摆的。一帘之隔，既实又不虚实、既隔又不唯唯、既静又不唯唯、既遮又不唯遮，或者说是亦实亦虚、亦隔亦通、亦静亦动、亦遮亦露。帘的存在，有时候有点像做样子，好像是摆设，但还真不是这样。如果说门窗是房屋的眼睛的话，那么帘就是眼睑，上眼皮，忽闪忽闪地撩拨人！尤其是当这房子是名媛的闺房时，那帘就会令外面的小青年“刮目相看”。你看，帘掩佳人，半露半掩，欲露又掩，亦真亦幻，神秘神秘。直觉得“铜驼巷里玉骢嘶”，洛阳才子意转迷！于是，一个美妙的爱情传奇开始演绎！

如果真是看到帘里有恋，那我们的视角也太狭窄庸俗了！帘其实是引发好奇心和神秘感的诱剂。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”。如果哪里有画帘在微微飘动，则很容易让人“想入非非”，一探究竟。为什么有的人有新发现，有发明创造？就是他被那一领域、那一专业前的“帘”吸引了，进而一步一步地走了进去。

说到这里，就想到了唐朝时垂帘听政的武则天。帘后的武则天到底长得怎么样？大殿上的朝臣们一定很想一窥究竟。《旧唐书·张嘉贞传》记载了张嘉贞恳请一睹武则天尊容的情况：“……则天召见，垂帘与之言，嘉贞奏曰：‘以臣草莱而得人渴九重，是千载一遇也。咫尺之间，如隔云雾，竟不睹日月，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。’则天遽令卷帘，与语大悦，擢拜监察御史。”

耄耋之年的武则天之所以垂帘召见张嘉贞，一是不想让他看到他老态龙钟的样子，二是想保持皇帝的神秘感。没想到张嘉贞居然提出要看看她的真实样子。武则天是个很爱才的人，一高兴，不仅卷帘相见，而且还授予张嘉贞相当高的职务——监察御史。张嘉贞真可谓探得确实。

帘虽好，但有时候确实可有可无。尤其是它借助歪风邪气显摆的时候，就会令人讨厌。这时候，人们就会卷帘、撤帘。

一些晚节不保的人，许多时候就像一道帘。不管有多少令人企慕的风光，但总也难掩其朽薄而无厚度，量小更无内涵的真相，是标标准准的华而不实，或者华而少实。但由于被人挂到了高处光亮的地方，于是，虚荣心膨胀起来，进而骄矜放纵，在歪风邪气的鼓捣下张扬摆摆，这就免不了被撤、被卷的下场。

黄七是三年后在花船上被官府捉住的。捕快们先是让他在县衙门前的木笼里站枷示众。尔后，因身负命案，上报朝廷后判了斩监候。

在黄七站枷示众的那十日里，每天都有二女子提着篮子给他送饭。这是他花船上带着的女人。女人已怀孕了，大着肚子站在枷前一口口地喂他吃。

最初，黄七经不住刑，尿了。裤裆里的尿水一滴一滴往下流，那女人来的时候，他看着就站不住了，成一堆泥了。女人望着他，说：当家的，你是个男人，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就是走，也要体面些。

这时候，黄七慢慢睁开眼睛，说：叶儿，你跟我，不值。

女人说：我是你救下的，值。

黄七说：再走一步吧。

女人说：咱有孩子了。

女人说：张开嘴，把饭吃了，你要像个爷们儿。

女人又说：放心吧，走的时候，我会给你收尸，让你体体面面的。以后，我年年领孩子给你烧纸。

于是，黄七一点一点地站直了。康熙五十一年，过了霜降，秋

唐代大诗人王维在《淇水田园即事》中诗曰：“屏居淇水上，东野旷无山。”这里提到的“淇”，就是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淇河。我住的小区东边，有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，河水就是从淇河提灌上来自西向东清清澈澈缓缓流淌地。两岸杂树相陈，繁华相映，争相在夏季展示芳姿。霞光初照，岸边林荫道旁的“健身台”上，见有位中年男子正与“马犬”嬉戏，上前与其搭讪，他说，养狗得有童心和爱心。闻听此言，深有感触的，我想起了自己养狗那些陈年往事。

狗通人性，忠诚主人，善解人意，能看护三家。我喜欢狗，小时曾养过几次，但都没养成，对狗不免心生丝丝怜悯。上初中时，外婆家出现了一个变故，双目失明年迈的外婆无人照管。亲戚们几经商量，由居住在偏远山区的五姨举家迁至外婆所住的村莊。我家离外婆家有五十来里地，母亲隔段时间就领着我去看望外婆。后来，我便独自带上妈妈准备好的“礼物”去外婆家了。一次，看到五姨养了一只黑背肚白的小狗，非常喜欢，想抱走。五姨不顾表弟的反对，将小狗送给了我。早饭后出发，徒步五十里，中午无论如何是赶不到家的。五姨给我烙了面饼，作为中午的干粮。路过一个叫“椋桥”的村子，有人已吃上了午饭。这时，我才走了约一半的路程。旷野不见一个行人，唯有我和小狗结伴，行走在麦苗清清的田埂上。单纯的我，从竹筐里放出小狗，拿出烙饼嚼碎，边小跑边喊叫边喂小狗。它摇着小尾巴，乖乖地跟在我的身后，好像知道我的意图，能听懂我的呼唤。我想象着，有一天它长大了，我上学，它就会送到门口，等我放学了，它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就会“旺旺旺”地叫着出门迎接我，跳着蹦着围着我撒娇。夜晚，它还会看家护院……想到这些，我情不自禁地笑了。有了小狗的陪伴，长长的路途，我并不感到遥远；路上无人，我也不感到寂寞和孤独。

我的家成了小狗的新家。吃饭时，我与小狗一同进餐，我给它嚼馍、嚼面条。晚上，我搂着它睡觉。它成了我的好朋友，我盼着它快快长大。

世事无常。一个星期天我外出办事，天快黑时回到家里，急忙寻找一天没见的小狗。谁知这天中午，它擅自钻进一墙之隔下留有流水道的本家院内，本家那只大狗对它发了恶心……它痛苦到了极点，浑身发抖，蹲在一墙角呻吟着。我将它搂在怀里哭了。尽管我迅速铲掉铁锅底部的锅烟涂抹在它的伤口处，用一块破布包裹，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它的生命！那一夜，我几乎是搂住它哭着度过的。

从那儿后，我好长时间不再想养

狗的事儿。

后来，经不住他人诱惑，我又养了一只小狗。那只小狗黑皮毛间杂些小白圆点，很逗人。我是初春抱回的，喂了两个月，它就能跟我玩耍了，我还将一条缀了铃铛的红线绳系在它的脖子上。星期天，我时常挎着篮子到麦田里薅草，就领着它和我一起下地。它好奇地在麦田里一蹦一蹦，甚至还不停追逐翻飞的蝴蝶。在一坟地，有人将坏红薯切片晾晒，我找好的嚼嚼喂它，它竟吃得津津有味。它给我带来了学习之余少有的乐趣。晚上，有人来家串门，它能叫着报信了。

好景不长。那年秋，玉米冒缨时，公社有令，为了增产，促使玉米结大穗、多穗，必须打狗熬汤作肥料浇在玉米根部。于是，一场“打狗战”顿时在全公社风起云涌铺天盖地而来。当时高中毕业的我们，已成为生产队的一名干部，得“身先士卒”，我心爱的小狗，自然难逃厄运。不过，我心太软，不忍目睹，是村里一社员下的手……万不得已，我曾同生产队里几名年轻干部打杀过其他人的狗。那年秋季，玉米的产量究竟提高了没有，提高了多少，我不清楚。但对大大小小的狗来说，不啻为一场千载不遇的灾难。那人与狗斗，撵得狗急跳墙的惊心动魄的场面，至今仍驱驱之不散的

刘传俊

新书架

《故宫六百年》：用文字营建一座紫禁城

赵萍

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，又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，这是全社会的一件文化盛事。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，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宫殿营造思想的集中体现，也是明清历史上许多重大宫廷事件的发源地。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故宫博物院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馆，不仅精心保管着明清时代遗留的皇家宫殿和旧藏珍宝，而且对古建筑、院藏文物、宫廷历史文化遗存、明清档案、清宫典籍和95年的故宫博物院历程有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。

自1420年建成算起，故宫已

灵，烟雨蒙蒙中更增加了一丝江南的韵味，我仿佛又误入到烟雨蒙蒙的西子湖畔。

一阵微风吹来，荷叶翻卷，碧波荡漾，点点丝线，珠落荷塘，荷香阵阵，沁人心脾，雨润荷花，沉醉荷韵。

一直以来，荷花是我的最爱，而今天邂逅的雨中秋观，则让我更加喜欢迷恋夏天的雨荷。晴日的荷花有“接天荷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靓丽；雨中的荷花，更有着“梨花带雨惹人怜，风动荷香沁心魂”的意境。经历了风雨，荷花便又多了一份坚韧和豁达，风吹荷香传更远，雨润荷叶更嫩绿，更多了空蒙雨润的别样情趣。无论岁月静好阳光灿烂，还是风雨交加狂风大作，它自巍然屹立于荷塘之中，不骄不躁，阳光照耀时，吸收营养，风雨来临时，品味甘露，雨过天晴后，兀自芬芳。

做人亦要像荷花一样。不管是晴空万里，还是风雨交加，都要坦然面对，从容不迫。你若晴日，我便亭玉对立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；你若风雨交加，我亦迎风傲立，风吹雨打更娇艳，风动荷香更悠远。

孙利芳

人与自然

邂逅雨荷

孙利芳

一闪，纵身跳入荷塘之中，眨眼间便怎么也寻不见了。

绵绵的雨丝像仙女轻柔的手抚摸着荷花，粉色的荷花经过夏雨的浸润，笑脸如红艳靓丽，一朵朵绽放着可爱的笑脸，梨花带雨楚楚动人。有的含苞待放才露尖尖角，有的盛放如蝶娇艳无比，有的花瓣被突如其来的风雨打落，点点嫣红凋零于湖面上。我轻轻捡起飘零的花瓣，心中怜爱地升起一丝忧伤。可抬起头，却见被风吹落的花蒂上赫然露出一个稚嫩的莲蓬，翠绿如稚子，天真浪漫地对我搔搔小手，丝毫没有一点对风雨的抱怨。

我惊讶了！雨后的荷花，千姿百

一枚穿了麻线的大针，很从容的，一针一针地把他的头给缝上了。

关于黄七，民间有许多传闻。都说，黄七这辈子值了，只是那女人不值。此后，这女子生了一个女儿。据传，这女儿后来成了唱戏的，就是名震开封城的“一品红”。

二

断指

一个小小的芽儿，它在花家寨的薰风里泡着泡着就泡大了。

十三岁那年，乔千岁果然就做了件不同凡响的事。他把当干岁在井里摇上来的半桶水，又把一蓝边碗递过去，干岁在木桶里舀了半碗水递给瞎子。瞎子刚要喝，姥姥说，慢。井水凉，走远路的，别把热肺喝坏了。说着，姥姥从地上捻了一丢晒热的土末儿，顺着碗边丢了进去，尔后说，晃晃再喝。瞎子说，谢了。

瞎子说：这娃一身罡气。倒是个做大事的。

姥姥苦笑了一下，说：一个没娘娃，能做什么大事？

瞎子说：这娃太旺。不是官，即是寇。十三是一道坎，过了，你还能享他几年福呢。

姥姥听了，也没在意。只说：瞎子喝了水就走了。可瞎子的话却在这个七岁孩子的心里留下了深重的烙印。这个潜藏的意识一直在他心里孕育着，就像是



藏族青年(国画) 王学俊 郑海鹏

郑风

屋檐

王永清

“茅檐虽小，溪上青青草。”走在乡村的路上，远远映入我眼帘的是故乡的屋檐。一片片青瓦顺着房顶层层叠放，像秀眉弯月，在檐头回折，上翘于屋檐之外，如风吹柳摆，流畅生动。一座座屋宇，在一浪接一浪的屋檐带动下，如大鸟张翼，村民们就在这羽翼呵护之下，静笃、安详地生活着。

记忆中的屋檐，一年四季都风情万种。春天，“呢喃燕子语梁间”。某天，听得“唧”的一声宛转，燕子就轻轻地扑进了小院里，在屋檐下筑巢、繁殖、哺育幼鸟。燕子飞入吉祥家，村里人都喜欢燕子，也以燕子在自家的屋檐下筑巢为荣。

夏天，雨是常客。雨点在瓦沟间蹦着台阶，一级一级，余韵袅袅，最后汇集在一起，在檐下挂起一条条银丝，落在滴水石上。时间久了，滴水石就有三三两两的浅痕了。那句水滴石穿，就是在屋檐下长成的。人生之路漫漫，风雨坎坷难免，如果这时有个低矮的屋檐供你解一时之需，即便蛛网蒙尘，也远胜过天堂。

屋檐是秋天丰收的秀场。金黄饱满的玉米编成辫，长而尖的红辣椒成串，挂在房檐下，迎着明澈的秋阳，竟似地展示各自的风采。夹回来的柿子用绳子绑住蒂，也挂上了房檐，像一盏盏小灯笼，散发着沁人的清香……夜阑人静，月亮洒下梦幻般的光，屋檐仿佛沾染了薄薄的霜。我端坐于纸窗之下，一张椅，一杯茶，内心满是安宁和感怀。正如周作人所说：“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”

冬天，雪水凝成晶莹的冰柱，从屋檐上垂下，淘气的孩子会拿起长棍一阵乱敲，断金碎玉之声此起彼伏，地面一片狼藉。我则喜欢坐着或躺着，看冰柱在阳光的亲吻下一寸寸变小，七零八落地悬在那儿，给人一种荒芜的美。寒冬腊月里，屋檐下一串串脆好的腊肉、腊肉、香肠，闪着油油的光，在风里招摇。过年，屋檐下又升起红灯笼，点亮了节日的喜悦。冬季的屋檐，悬挂着农家的幸福与安详。

去一个边远小镇，古朴的街道由菱形石板铺就，房子多为青砖砌成，从上面看，屋顶上都铺了青瓦，古屋的屋檐，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。马头墙高低错落，飞檐轻盈活泼。静静地走过，像在翻阅一页页史书。如今的房屋，多是长方体，再也难见那生动的屋檐了。一瓦一屋檐，那便是故乡，载着乡愁，静静泊在我的记忆里，生长成一串不老的风景。

可是，当他把那面小圆镜子放在桌上后，众人先是“呀”了一声，接着，你看我我看你，好久没人再押……停了一会儿，坐在赌桌上的三个人都站起来了。有人说：太邪。算了。

这时候，乔千岁刚好溜达到这里，他探头看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没人押，我押。

木瓜瞪了他一眼，说：一个毛孩子，你押什么？

乔千岁本是袖着手的，天冷，还流着清水鼻涕。他先是把那只左手从袄筒里伸出来，平平地摊放在赌桌上。尔后，右手从腰里拔出了那把柳叶刀，在袄袖上毕了一下，只听“咯噔”一声，闷闷的，他把左手最长的那节中指给切掉了。

他下手太快了。一眨眼的工夫，那节中指像个小人儿似的，竟活脱脱地直立起来，“砰砰砰……”在赌桌上蹦了一蹦地弹跳着，所弹之处，是一滩鲜红的血，就像是盛开的点点梅花。顿时，一屋人都像傻了一样。

一个小小的芽儿，它在花家寨的薰风里泡着泡着就泡大了。

十三岁那年，乔千岁果然就做了件不同凡响的事。他把当干岁在井里摇上来的半桶水，又把一蓝边碗递过去，干岁在木桶里舀了半碗水递给瞎子。瞎子刚要喝，姥姥说，慢。井水凉，走远路的，别把热肺喝坏了。说着，姥姥从地上捻了一丢晒热的土末儿，顺着碗边丢了进去，尔后说，晃晃再喝。瞎子说，谢了。

瞎子说：这娃一身罡气。倒是个做大事的。

姥姥苦笑了一下，说：一个没娘娃，能做什么大事？

瞎子说：这娃太旺。不是官，即是寇。十三是一道坎，过了，你还能享他几年福呢。

姥姥听了，也没在意。只说：瞎子喝了水就走了。可瞎子的话却在这个七岁孩子的心里留下了深重的烙印。这个潜藏的意识一直在他心里孕育着，就像是

一个小小的芽儿，它在花家寨的薰风里泡着泡着就泡大了。

十三岁那年，乔千岁果然就做了件不同凡响的事。他把当干岁在井里摇上来的半桶水，又把一蓝边碗递过去，干岁在木桶里舀了半碗水递给瞎子。瞎子刚要喝，姥姥说，慢。井水凉，走远路的，别把热肺喝坏了。说着，姥姥从地上捻了一丢晒热的土末儿，顺着碗边丢了进去，尔后说，晃晃再喝。瞎子说，谢了。